

，當時担任越共臨時政府主席的阮友壽，他于訪問巴黎時宣稱：「北越是完全現實的，它非常了解，在目前，南越人民雖大多數是愛國者，但卻渴望獨立主義的政權……北越認為這是不需要匆促行事……一俟條件成熟，南北越重歸統一，終究是會實現」^⑳。這已充分說明了南北越一統，在打垮了西貢自由政府以後，仍然需要相當長久的一段時期，河內已早在意料中。

至于這項工作如何進行？在巴黎協定簽署後，北越南滲的人員中，有百分之四十至六十的平民，包括工匠、文員、醫師與一般勞工與農民，並多攜家挈眷。其陸軍參謀長文進勇，且親赴越共區告知北越駐軍，將在南越安家落戶，接着有大批新娘南下，以與派駐南越的官兵成親。這與明太祖平滇後，沐英奉詔每六十里設一堡，留軍屯田，並移江南之民三十萬戶入滇定居——其間包括沐氏所率官兵眷屬，及技術工人，因此得使蠻夷雜居的邊疆內向，可謂有同樣用心^㉑。這便是北越統一南越的基本工作。

在軍事上，既已使南北越武裝部隊合而為一，在政治上，雖仍有越共獨立政權，但其實權操在勞動黨南方政治局。由領導該局的范興乃勞動黨中委及政治局委員兼河內政權副總理，便不難窺知南越政權乃由河內控制，其獨

立祇是虛名而已。對統一工作，便無須匆促行事，以俟水到渠成。可見薄瑤所估計的三至五年，的確是最短期限。

註①③④⑤「東南亞新興國家」，中冊，朱鶴賓著，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出版。註②「越南編年史」，默山著。註③④「越南停火風波與展望」，本刊，第十二卷，三期，拙著。註⑤「北越擴大印支戰爭新估價」，本刊，第九卷，九期，拙著。註⑥「星島日報」，本年，五、十六。註⑦路透社聯合國本年七月十八日電。註⑧「誰使寮共反美排右」，新生報，本年，六、七，駐東南亞特派員盧辛航訊。註⑨「林邑傳」，「晉書」。註⑩⑪「東南亞列國誌」，程浩著，「旋風出版社」出版。註⑫「越人復國運動及安沛暴動」，「華僑日報」，一九六九、九、廿六，「東南亞雙週刊」。註⑬「北越內閣無力大舉南侵」，「中央日報」，一九七四、七、十二，鄭禎西貢航訊。註⑭「南越新政府領袖」，「華僑日報星期日」，本年，五、十八。註⑮「中蘇共爭向越共提保證」，「星島日報」，本年，六、七。註⑯合衆社西貢電，一九七四、七、十三。註⑰「南洋商報」，一九七三、九、廿。註⑱「第三越南陰影」，本刊，十二卷，十一期，拙著。

日本社會黨進退失據

劉令輿

日本社會黨自片山哲組閣以後，二十年來不僅一蹶不振，更為日漸凋零之感。自民黨為對付社會黨早年力量的強大，由岸信介倡導，合自由黨與民主黨而為一，成立自由民主黨。故連續在日本持政，以迄於今。反觀日本社會黨，內部又分裂為二，成立了新的左中偏右的民社黨。一合一分之間，距離益形懸殊。而社會黨內，又派系林立，分為佐佐木系、新江田派、勝岡田派、成田知己派、石橋政嗣派、河上派等。內部意見分歧，各自為政。歷年無論參眾兩院選舉，以及地方性選舉，社會黨無不節節落敗，隨時失去若干席次。最近社會黨的若干動向，更為左右為難，進退失據。似乎在應付國內國際變動局面，毫無原則立場可言。如社會黨平時標榜中立，等距離外交的基本路線，而成田知己又是日本較為親俄的身份，所以身任日本社會主義協會委員長。但完全經不起實際考驗，一被環境加以大力壓迫，則有不知所措

，任其隨波逐流之感。社會黨之對內對外，更經不起時代考驗，若沿此作風下去，社會黨若不能易絃更張，其在日本政壇，可能更為日漸式微。日本社會黨本來不務實際，再加之全無原則作法，則本末俱失，一無是處矣，其得不日趨衰微乎？

成田之屈服於毛共霸權條款

成田知己第六次大陸訪毛團，在廖匪承志、孫匪平化的要挾下，成田不能把握社會黨的基本外交原則，中立、不偏的等距離外交。換言之，即日本社會黨，亦大致相同日本的等距離外交，即在俄毛二者之間，不作任何左右袒。如社會黨內，佐佐木更三比較親毛派，而勝岡田派則比較為親俄。成田在對毛共日本尚未建交前，即任社會主義協會委員長，其有蘇俄的力量支

持可知。但成田所率領之第六次訪毛團，在五月十二日，將要發表共同聲明時節，毛共堅持與成田知己的共同聲明，一定要公然記載「反對美俄兩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」。成田先持審慎的態度，以為對於蘇俄的個別政策，容或有可批判的地方，而日本憲法也是和平憲法，但以社會黨的立場，公然反對「兩超大國」，應該是盡力避免的。而成田的言辭引起毛共方面的大為不滿，所以在川崎國際局長、米田宣教局長和與毛曾嘍囉孫平化會談時，孫平化對日本社會黨與會人員，大加訓誡，表示毛共方面：對於反對兩超大國霸權原則，在共同聲明中一定要揭載的，不然政治會談決裂的責任，應由日本社會黨方面負擔。是一種妨害友好的行為，孫平化對成田一行的一種不禮貌的威脅行為。社會黨訪問團共八人，分為兩派不同意見，互持不下，爭執之聲，聞於戶外。最後由成田裁決，親毛共派的岡田春夫、吉田法晴、檜崎彌之助等三人，又再三鼓勵成田原則接受。最後成田接受了毛共的原則，而引起了社會黨內的不滿，使社會黨內更趨於嚴重自我分裂。

社會黨石橋書記長，表示日本社會黨的外交立場，是中立、等距離的外交基本路線，蘇俄的敵視是不適宜的，希望成田能够把握原則。社會黨內以為若和毛共同樣鮮明的表示反俄態度，等於完全改變社會黨的外交方針，成田應該不要脫出社會黨的外交基本路線。成田臨行前由日本社會黨中執委決定的原則，委任成田的實施，結果成果違背了社會黨的原則指示，而服從了毛共的霸權原則，成了唯毛共是從的應聲蟲。

自民黨對於成田的毛共行，可說盡諷諷挖苦之能事。首先表示感謝成田一行的勞苦之意。而日本政府一直到現在對毛共的交涉，尚無很明朗的態度。成田一行對毛共的共同聲明，僅可作將來政府間交涉的參考資料，是一篇理解問題的參考文章而已。但外務大臣宮澤喜一對於成田的評論，即大為不客氣的糾彈。以為日本社會黨和毛共的共同聲明，顯示出日本社會黨的不爭氣，走入「人氣凋落」的一途。假如像日本在野黨的第一黨「社會黨」，面臨著外交勝負的國際折衝，竟完全屈服於對方的主張這一事實，相當的表示出社會黨無責任的一種體制，呈露其無意義的任意發言。日本處於當前的困難的國際環境下，現實的外交欠缺考量的行動，日本社會黨足證沒有擔當政權的相當能力。這件事可作相當的證明，同時，在日本社會黨自身，對俄毛的對立加速其衝突的激化，社會主義政黨如此處事能力，究竟不知目標其何

去何從。

再社會黨過去一貫對蘇俄北方領土的返還，持比較緩和的態度，以為俄國能返還齒舞、色丹二島，即可締結日俄和平條約，並承認俄國主張的合法性。但本屆和毛共的共同聲明，公然斥責俄國的不法侵佔，主張俄國立即交還日本北方四島，社會黨如此矛盾的前後理論，突然由合法而變非法。當然要求俄國返還領土，在日本人是正當的。但如不一致的處理方法，完全喪失了自主立場，社會黨成田知己如此輕率的態度，不僅對日俄間問題無法獲得解決，而且更增加很多不必要的困難。這都是社會黨代表團行為荒唐之可致的不良後果。

更加荒謬與不可思議的，是社會黨對毛共的共同聲明中，對自主的正義的朝鮮人民統一的正義鬥爭，與以堅決的支持。日本社會黨的積極中立和平外交路線，簡直成了「掛羊頭賣狗肉」了。日本社會黨積極支持北韓侵略南韓，而日本國家的和平與安全，又在於南韓的和平安全給予保障，而社會黨公然同意毛共支援北韓侵略南韓的主張，而且之於共同聲明，簡直等於毛共可以侵略日本，社會黨亦願為之先驅之概。社會黨人之缺乏頭腦若是，不顧日本國家利害，一味作毛共之應聲蟲，真不知是何居心。

在社會黨內，對於共同聲明批判之聲，亦議論紛紛起。親毛派的佐佐木更三，又在替成田知己辯護。而親俄派以為成田一意孤行，脫離社會黨的基本路線，如此大的問題，不應該私人輕易的決定。日本社會黨，一貫標明是社會主義者，而俄共是社會主義，毛共也是社會主義，以毛共反俄共的超大國霸權，也可說是以社會主義國反對社會主義國，日本社會黨參與其間，究竟是承認蘇俄是社會主義，抑是非社會主義國，日本社會黨之一部，能够摒棄俄國於社會主義國之外嗎？這也是日本社會黨成田派不可思議的構想。在去年石橋訪俄，俄國同樣要求日本社會黨參加俄國所倡導的「亞洲安保體制」，社會黨人表示等距離外交，而現在又變成了對毛共一面倒，豈不成了以社會主義反社會主義的自我反對體制。日本社會黨也是持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對立鬥爭的思想體系，而現在一變而為社會主義與社會主義對立了。不僅成了日本社會黨的思想體系動搖，也成了毛共和俄共整個理想制度崩潰了。社會黨內贊成成田共同聲明的，是佐佐木更三派，屬於淺沼稻次郎，首開一九五七年訪問毛共的親毛派嫡系；而反對成田的，是石橋政嗣社會黨書記長，屬

於勝間田派，和江田派的江田三郎社會黨副委員長。

在日共方面，却是自始即反對毛共的霸權條款的。宮本顯治主張，日本應走獨立自主外交路線，毛俄的互相對立，所謂霸權條款也者，日本實以不捲入其是非圈為宜。日共對社會黨採批判的態度。民社黨對社會黨的批判是當日本和毛共開始談判締約的時候，條約內容的規制，應由雙方政府代表洽商，不應該是在野黨的責任，不應該有混攪的擾亂態度。並對於霸權條款的態度，以明確的反俄態度，見之於共同聲明文書，對於第三國的刺激和影響，不得不處之以審慎態度。只有公明黨替成田撐腰，以為不同意霸權問題的解決，日毛間談判即無法進行。這是公明黨委員長竹入義勝，去年訪問的香火因緣吧？

日本的新聞等界，可說全部對成田行為的不慎重加以批判，而且以完全服從毛共的意旨，有失日本國格，對日本社會黨的政治前途，亦表示更為黯淡了。

公選、政治資金兩法案的協力通過

自民黨三木政權在臨時國會中，本來標榜一定通過三大法案，即日毛建交案、日韓大陸礁層開發案、獨佔禁止法案等三者。結果三案全部擱淺，造成自民黨內閣一會期，未嘗通過一重要法案的紀錄。所以日本在野四黨，即社會、公明、民社、日共，提出共門逼垮三木內閣的口號。若再在國會延長期間，三木內閣不能通過任何一法案，則三木內閣可能因無能，而被迫辭職的一途了。但在不久前的地方選舉共鬥中，自民黨固然有些退潮，而真正躍進的是公明黨，日共也比較前進一步。而社會黨在各地方固然敗退，即在東京二十三區，當選人數亦大為激減，在大阪府更有全部覆沒之感。更波及於京都、兵庫各縣市，社會黨的第二天黨的地位，逐漸為日共或公明黨所蠶食。社會黨四年來所實施的「社共共鬥」策略，學習日共新的鬥爭方法，結果是日共年年上升，而社會黨節節敗退，完全是日共利用社會黨，而社會黨依然完全不能瞭解日共。由歷年統一地方選舉的結果檢討，社會黨全盤失敗，使日本社會黨有所覺悟，引起了對日共的澈底的不信任。所以社會黨森永組織局長，以為社會黨忘記了本身黨的主題，所謂「社共共鬥」，社、公、民等各黨派成了一隻腳的鴨子，無法單獨行動了。這真符合中國「邯鄲學步」

的寓言了。結果形成以社會黨為軸心的共鬥方式，無非使每次社會黨總敗北而已。所以自民黨本屆國會提出的公職選舉法，和政治資金法，日共希望仍為野黨共鬥的體制，而共同抵制自民黨三木內閣。但社會黨一反前例，贊成公職選舉法，和政治資金法的修正案，支持兩法案的國會通過。在民社黨春日委員長的評論，以為自民黨的一步前進，亦屬不易。而社會黨的政審事務局次長以及中央選管委員長堀米正道，以為選舉法對衆院人數的修正，是選舉基礎的擴大，應該予以贊同。因為選舉法應符合公平原則：例如去年參院的德島選舉，稱之謂「三角代理戰爭」。規定廣告牌的禁止，解散命令的禁止，連坐制的加強，選舉區寄籍的禁止等，都是比較改進選舉方法的適宜措施。並參院選舉亦作比較公正的改正。政治資金法的修改，是因為日本自民黨政治資金，大都來自大企業家，數量在明暗面多無限制，所以有佐藤池田競選各使用二千億日元的買票說法。到了田中角榮，更加肆無忌憚，每次大小選舉，完全以鈔票重量為衡。所以三木內閣，希望效法美國，每人政治獻金不得超過某種限度。所以日本政治資金法修正案，每一大公司對於政治獻金，一年間不超過一億日元為度，但是如鋼鐵連盟等任意團體，則又無若何限制。但更重要的，是對派閥獻金的較為嚴格規定，即對自民黨各派閥，企業獻金每年每會社不得超過一百五十萬日元。對於各派閥無疑是個相當大的打擊。為節約浪費，選舉用汽車使用郵件代替，不能以公費負擔，使日本政治選舉能夠淨化。社會黨以為自民黨能在財力方面，自我限制，並對派閥資金，加以相當的約束，可以收相當的政治淨化效果，所以社會黨表示贊同。同時也因為社會黨歷年選舉，政治資金列席未位，甚或出現選舉赤字，對於選舉節約辦法，社會黨是願意贊同的了。

但在公明黨和日共，因為選舉法改正案中，選舉期間內各黨的機關報及號外等的免費散發的禁止，可以說是針對日共和公明黨而發。因為日共的機關報「赤旗」及雜誌等，平時即大街上無條件奉送，選舉期間，更是宣傳刊物滿天飛。公明黨也學習日共這一套，以物量多制勝。本屆選舉法修正案，對之加以禁止，宣稱是侵害言論、公表的自由權利，是違犯憲法的基本精神。對於政治資金現正法改正案，日共的國會對策副委員長，以為對現行政治資金法更為惡劣，希望由野黨共鬥，打擊三木政權。但社會黨一變而為二法同意論，使在野黨反三木內閣連盟，無形冰消瓦解。

日共為社會黨這一手，感覺不够意思，就回頭對社會黨破口大罵，以為社會黨如此作法，簡直是自我毀滅政治前途。所以日共不破書記長，五月六日發表談話，說現在國政上已經沒有了野黨共鬥，存在的只是「自社共鬥」罷了。並表明日共現存的敵人，不是自民黨，而是社會黨，社會黨現在使用的無疑是自滅滅術。日共的公然反社會黨的態度，使日本在野黨陣營更形混亂。

日本社會黨一向是反自民黨的主流，但本屆二法案的通過，又一反多年來的常態，忽然和自民黨握手言歡，是否因為三木內閣，屬於自民黨中所謂開明左派，社會黨故示與三木政權接近，特別為此表演。但這是社會黨二十年來的特殊舉動，則屬事實。至其政治意義為何，見仁見智容有不同，而其行為比較討好或接近自民黨，或甚竭力支援三木內閣過關，則是無容置疑的。

接受財界金脈的疑雲

日本社會黨多年來的政治資金籌集，大多依靠工會勞連的支持。一則工人收入究竟有限，二則工會的負責人當選了參眾兩院議員，無形中成了工人中的新階級，雖然以工人運動的靠山得官，但究竟替工人保障了多少利益，還是仍以個人利益為重。且社會黨以在野黨身份，能够保障工人的權益法案，出上力的地方也不多，再加財界方面的經團連、財經連方面，無時不在替工人自動謀福利。而各大企業、各電機、汽車各業，以勞資協商，或分紅任股方式，取得勞資合作。再加民社黨尚領導部份勞工團體組織，社會黨的工會工作，本已七零八落。更加不可寬恕的，是日共藉與社會黨合作共鬥之美名，而圖陰謀篡奪工、教各組織團體之地盤，社會黨歷年在工、教方面的衰敗，都是日共偷襲社會黨陣營之成果。所以社會黨愈顯得貧乏無力了。社會黨吃盡了日共的苦果，所以最近產生了澈底地對日共合作的不信感。而日共則又反咬社會黨一口，說是社會黨在政治資金方面，接受日本財界的津貼，如前時的統一地方選舉，社會黨的北九州市長，愛知、山梨二縣知事，以及原參眾議員選舉，日共的赤旗即發佈消息，稱之謂社會黨的「滋賀金脈」案，以為革新等於清潔、光明正大的理想，而社會黨與財界合流，對於革新政黨，真是莫大的諷刺。又對社會黨大肆抨擊，民社黨現在公然為日立體團系統，和新日鐵系統所支援。最近因為野黨共鬥的解體，日共赤旗又公開批評社會黨已經財迷心竅，接受大企業的政治獻金，已經變成了金權體質的政黨，

日本社會黨進退失據

所謂革新統一戰線，已經為社會黨破壞淨吞。不過在五月三十一日，國會延期的決定關頭，自民黨為保草伯仲正在頭痛的時候，日共和公明兩黨，提出對自民黨的倒閣宣言，主張國會不能延期，所有法案抵制通過。而社會黨書記長石橋，對日共和公明澆了一頭冷水，說倒閣後的政權，並無明確的理想展望，打出倒閣的真正目的，不過是各自的黨利黨略而已，對日共、公明正面的批判，使日共大為震驚。日共的村上國會對策委員長發言說：原來，社會黨和三木內閣成了命運共同體了。社會黨超乎意料的政治立場變化，日共實在對社會黨全部估計錯誤，再加社會黨贊同公選法、政治資金法修正案通過，而又公然反對大量宣傳品的選舉使用，又完全和日共、公明站在相反的立場，而對組織力欠缺的自民、社會、民社為有利，所以日共痛恨社會黨，以為社會黨暗中傷了日共和公明黨一箭，更加提出社會黨已經叛變社會主義陣營，而與自民黨合流論。但三木內閣，在使用談判協調方式，爭取社會和民社的同一步驟，也是實情。所以社會黨同意政治資金修正案，雖不一定像日共所指摘社會黨那樣嚴重，但日本的政黨聯合體制，又逐漸在發生變化，也是事實。所以使自民黨中曾根幹事長，也不能不為國國延期所發生的變化，感覺吃驚。說自民黨和在野黨，對於國是責任有新趨向，即可能由分而合的新趨勢。相反的在野黨則由合而分了。在日共則以為是社會黨在向自民黨或資本家投降。而自民黨青嵐會又批評三木為無原則的與社會黨妥協了。但究為三木內閣在稍為偏左了呢？還是社會黨確實走的靠右了。現在尚在初步階段，看其將來的發展為如何了。

歧路上社會黨的前進方向

社會黨本來是日本國會在野黨第一黨，現在有日趨衰弱的傾向，最大的原因是社會黨始終在不定中搖擺，言論是教條主義，行動和政策又在要求左右逢源中。在國際關係上，適應於俄共毛共之間；在國內派系上，又運用於自民黨和日共之間；在政治資金上，現又徘徊於工會財團之間。因其言行政策，使人無法把握，可能不久其第二黨名號，將為公明黨或日共所代替。先就國際間俄共毛共之夾縫難題說起：

在成田知己社會黨第六次訪問毛共的前夕，社會黨執行部，一再開會研討，促成田一定要持審慎的態度。且執政黨三木總理已經表明：對毛共的簽

約，霸權條約明訂是不可能的。而成田一行，因受不了毛共的精神壓力，最後屈服簽訂了共同聲明的霸權條款。

引起的是五月十八日，蘇俄機關報——真理報，對成田訪毛的共同聲明，大事抨擊，以為日本社會黨代表團，屈服於毛主義的公式路線壓力，決定發表反俄路線的共同外交聲明。引起俄國的極端不快感。並進而又攻擊成田知己是毛澤東主義者。霸權條款的真正意圖，即為共同對付蘇俄，所以不能單純的看成社會黨代表團的個人事件，其中隱含有更複雜的國際陰謀作用。

俄國再由塔斯社向世界廣播，蘇俄的指名罵成田知己，並表示對社會黨和毛共的共同聲明的重視和不满。並據俄國真理報的分析：毛共與日本社會黨共同聲明的內容：可分為○對於兩超大強國霸權作戰。○對蘇俄領土要求的返還。○對蘇俄亞洲集體安保體系的批判。在這三點上，可說無一不以反俄為政治目標。特別再指摘社會黨的，是成田知己在一九七〇年，社會黨訪俄團時節，成田亦任代表團長，共同聲明中宣稱：蘇俄共產黨和俄國國民的反帝國主義與反殖民主義的鬥爭，是世界和平與安全的保障，決定性的歷史使命。又一九七四年十月，社會黨訪俄團，團長社會黨書記長石橋政嗣，表示蘇俄對世界的和平與安全的重要貢獻。在去年十二月蘇俄黨大會上，日本社會黨的祝辭，有世界的保障和平是蘇俄的責任。而現在日本社會黨對俄國的評語，又採完全相反的態度。如此的前後矛盾，言不顧行，是日本社會黨不可理解的作法。

再者，俄國的亞洲集體安全構想，並沒有蘇俄霸政的意味，和日本的非武裝中心體系，可說有相同的概念，是以亞洲諸國共同和平安全為目的。而成田却又反亞洲集體安全保障，不知是何居心。

並且成田知己一行訪問毛共大陸前，社會黨執行部對霸權條款，有非常明確的指示，有社會黨的統一見解，成田不遵守社會黨的決議，一個人超出範圍放棄社會黨的外交政策，而對毛共作驚人的讓步行動。蘇俄對成田知己的公然指摘，引起社會黨內部的軒然大波。因佐佐木更三派固然支持成田的共同聲明，而江田三郎派、勝間田派，以及協會系等，都持積極的批判態度，而複雜的社會黨中情勢，形成更加混亂。石橋深恐日本社會黨內部意見衝突，更加激烈化，更嚴重可能導致社會黨的內部崩潰，其對於日俄外交的進展，有相當的惡影響，更不待言。

社會黨所倡導的「野黨共鬥」論，共鬥的結果，是公明黨和日共的大躍進，所以人稱社會、日共的共鬥，已到破產的邊緣。因此，在統一地方選舉

、總選舉期間，社會黨的江田副委員長發言：說共產黨一陣颶風的時代已經過去，將來的時代預測，日本的政黨問題。應該是和同問題，因為六十年代以來，日本各野黨間，名義上是共鬥實際上是野黨內戰，互相吞食；所謂社共合作時代，也可說內閣時代，事實已成明日黃花了。

社共兩黨革新的分裂，再加三木的各黨派協調論，使社會黨的內部變化，更加微妙而複雜。本屆國會延長，社會黨又一轉而投了三木的票，使得野黨共鬥，變成了「野黨競鬥」或「野黨互鬥」了。事實上這中間可能發生對日本政黨政制更大而更深遠的變化。是三木內閣的保守連立內閣論，野黨共同參加政權論。希望先拉攏民社黨一步調，而後再拉攏社會黨右派，專門排斥公共兩黨於門外，因社會黨的真正威脅是日共和公明黨，三木的遊說集團，針對社——共間的矛盾下藥。社會黨感覺和日共合作之大害，不如得自民黨的協力，尚可實力保全。在田中內閣時代，雖開始提出專對日共的「自由國民聯合戰線」，但田中仍執行佐藤時代，自民黨獨霸優勢政策。至三木內閣，因本身過份弱體，所以對野黨採用柔軟態度。因參院十六位常任委員長（自民黨九，在野黨七），而在四種表決場合，在野黨尚多出一票，自民黨因此無法絕對控制各院優勢。三木內閣即推進聯絡民社黨和社會黨的政策，名之曰「保守連合」。本屆國會社會黨贊成自民黨的法案，在自民黨有的人固以為是三木的談判政策成功，另有人以為失去政黨立場原則。對社會黨自以為是成立聯合內閣的前奏。而日共和公明黨，則又以為是完全向自民黨保守政權投降。但不論評論為何，這是社會黨二十年來，最大最驚人的政策變化，則無容疑。

至政治資金，社會黨僅十一億三千四百萬日元，去年度收入公佈，而民社黨僅八億五千七百萬日元，尚不及自民黨福田一系，可以說是財源枯竭的程度。日共尚罵社會黨與財界勾結，可能是含血噴人的污蔑手法，社會黨在政治資金上講，真够可憐的了。

社會黨七月二日，和民社、自民協調，通過公選法、政治資金法，是社會黨的立場一大轉變，其轉變的動機，是否由于痛恨日共，準備今後以反日共自命，或希望和自民黨開明派，成立所謂日本式的聯合內閣，或者有各種複合的動機，但社會黨之作風，由左稍偏向右，則為顯明的政策改變。並公然的反日共，以及對外的投向毛共，遠離俄共，其動向之忽左忽右，或進或退，都大有出人意料之感。在社會黨可能希望左右逢源，俄毛之間多方適用，結果，可能進退失據，左右碰壁。但其行動之突然變化，是我們不得不為密切注意者。